

东至一家五口家中“自囚”八年

靠乡亲及政府的救济度日

东至县官港镇村民杨定国，因性格偏执无法解开心结，自2004年开始，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“自囚”家中。八年来，村民们除了偶尔看到杨定国夜晚出来赊借外，未见其他四人出门，且拒绝别人资助。昨日，记者走进这个特别的家庭，揭开他们“自囚”八年的生活。面对记者，三个到了成家年龄的年轻人说：“我想读书……”

记者 陈明

无法解开心结，一家人“自囚”家中八年

宁静的村庄中，一栋房前屋后杂草丛生，且窗户紧闭的三间瓦房格外引人注目，门口未清扫干净的鞭炮纸屑，夹杂着香灰在空中飘舞，随着杨定国妻子十多天前因病去世，让人对这个家多了几分无奈和伤感。因一家人拒见外人，记者在门口左右徘徊，不敢贸然进去。最终在其亲属陪同下来到他家。得知记者前来采访，杨定

国一脸茫然。据其哥哥杨建国介绍，弟弟是一名油漆匠，和弟媳原本勤劳本分，但两人性格比较固执。1994年弟弟在本镇窑厂预订了4100元的红砖，到提货时窑厂倒闭，导致新房没有办法盖，他们一家只好搬到村里仓库里居住。2004年其大儿子杨执政又高考失利，遭受系列打击后，弟弟心结无法解开，从此带着一家人自闭家中。

记者试着和杨定国交流，但他始终愁眉紧锁，偶尔点个头算是回应，当记者提出想进房间看看其儿女，他立即变得谨慎。对此，其80岁母亲郑秀荣说，他一家自闭已有八年了，几乎与世隔绝，也没和自己说过话，更谈不上和外人交流，他的房间自己进去都少。交谈中老人潸然泪下地说，三个孩子无辜，这样下去会毁了他们。

赊借达到百家 村民们默默帮助他

就一家人八年来的生活状况，杨定国坦称，基本都是靠赊借度日，至今欠别人多少自己也没有统计。杨定国说，现在已不好意思再去赊借了。

所到之处记者发现，杨定国赊的物品基本都是面条、鸡蛋、饼干、榨菜等日用品。商店老板仰满东说，有钱就还无钱就算了，权当帮助他，更不会向他讨要。

陈镇村开小店的徐大姐仍清晰记得，2009年腊月，在临近春节的头一天晚上，杨定国来她家店里赊了150元的蔬菜和猪肉。徐大姐说，他的孩子是无辜的，再说过年了赊一点也是应该的，帮他一家改善一下伙食。

回想起，弟弟一直沉浸在纠结当中，导致田地荒芜，也不愿接受别人的资助，就连母亲想接济都被拒绝。杨建国不由长叹地说，一次因没有赊借到，一家人二天都没有吃饭，这些年如果不是政府关心他，这个家早就毁了。就哥哥的说法杨定国予以默认，他说，“能赊借到一点就吃一点，不需要别人资助，困难只是暂时的。”

为解决实际困难 政府成立帮助小组

谈起杨定国家庭，官港镇党委副书记江锡智感到非常痛心。据他介绍，这些年来该镇一直高度关注并给予救助，2007年为他盖了现在的住房。江锡智说，原来给他家送米油不要，后来通过做工作，慢慢也接受一点。但为有一家五口办的低保，到现在他也没接受，只好采取其它方式给他。杨定国妻子去世，政府第一时间派人赶到他家，并送去了安葬费及近期生活费。

为彻底解决杨定国家困难，目前官港镇成立了债务清理小组，对杨定国赊借情况进行清理，并向社会发起募捐。同时还成立了维稳救助小组，将不定期的上门做杨定国思想工作，并对他三个儿女进行心理辅导，让他们早日走出家门。

(欢迎读者致电参与讨论，为三个孩子提供帮助。来电拨打18656151057)

妻子留下遗言让孩子走出这个家门

也许是其妻子的去世触动了杨定国，经沟通54岁的他终于开口。杨定国说，这是他八年来第一次与外人交流，同时也可让孩子接受采访，就记者的600元资助他也愿意收下，但他不想提起事发原因。交谈中杨定国称，妻子离去他非常难受，这些年来在生活中亏欠她太多，直到妻子去世也没让她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，更没有满足她临终遗愿。

“我已八年没有回家了，死后要葬回娘家山上，这些年来我们亏欠孩子太多，现在让他们走出这个家还来得及。”回想妻子临终

遗言他眼眶湿润。杨定国说：“感觉对不起他们，妻子去世后，我也想过让孩子走出这个家门，虽然他们年龄不小了，但缺少社会经验，我还是不放心他们外出，妻子要求葬到娘家山上，按农村习俗我也无法做到。”

母亲的突然离去，让这个原本没有生机的家，平添几分凄凉。经杨定国同意，记者走进那间轻易不给靠近的卧室，近十平方房内横竖摆放着两张双人床，床头空隙里面堆放着他儿女以往读过已发黄的课本。惹人注目的还是房内门边圆桌上，摆

着杨定国赊来的一台电扇，这是他们家最值钱物品，也是唯一的家用电器。

自记者进去，三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始终低头不语，手捧着书本坐在床沿手足无措。据杨定国介绍，大儿子杨执政今年26岁，女儿杨小丽24岁，小儿子杨晓峰22岁，当年三个孩子就读本地中学，于2004年相继辍学。记者当即试着和三个年轻人交流，但他们紧咬着嘴唇始终一言不发，随着杨定国的引导，他们渐渐地抬起头，但目光不敢正视前方。

孩子们何时能挣脱束缚的心灵枷锁

还想读书吗？就记者的追问，杨小丽脱口而出“想”，顿时眼泪不停的直掉。拿出一本已经翻烂的高中课本说，这是哥哥的书，里面内容现在基本能够背下来，都是哥哥教的。

八年中，你们可有开心的时候？面对记者，杨晓峰说，偶尔和妈妈、姐姐一起聊天时最开心，但现在少了妈妈，提到母亲他眼泪夺眶而出。而同坐一旁的杨执政自始至终低头不语。

在与姐弟俩断断续续的交谈中记者得知，八年来他们一家没有添过一

件新衣服，饮食也没有规律，有时吃饼干，或面条加上榨菜就算正餐，吃饭时基本都在房间里，就连洗衣服包括晾晒都在屋内，在谈到外界变化，他们摇摇头无从知晓。

你们可想走出这个家门，真正的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中？就记者的提问，姐弟俩抬头看了父亲一眼，瞬间低头掉泪，而在一旁的杨定国仍然重复着那句话，“缺少社会经验，

不放心他们出门。”抚摸着侄女杨小丽八年来一直未剪，有一米多长的头发，深感忧虑的杨建国说，希望孩子们早一天能挣脱被束缚的心灵枷锁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